

胡
旭
·
著

本书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中国古代的悼亡诗，通过对大量古代典籍的整理归纳，梳理出自先秦到晚清的中国悼亡诗发展线索，既有对某个朝代的悼亡诗发展的总体扫描，也有对具体诗人的悼亡诗创作的总体特色概括，更有对具体悼亡诗作的具体艺术分析。

悼 亡 诗 史

东方出版中心

悼亡诗史

< 胡 旭 · 著

東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悼亡诗史/胡旭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0. 4
ISBN 978-7-5473-0121-0

I. 悼… II. 胡… III. 古典诗歌—诗歌史—中国
IV. 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9965 号

悼亡诗史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敬民实业有限公司长阳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360 千

印 张: 14.5

插 页: 2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121-0

定 价: 36.00 元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先唐悼亡诗	9
第一节 先唐悼亡诗简论	9
第二节 《诗经》中的哀歌	11
第三节 汉武帝：偏何姗姗其来迟	14
第四节 潘岳：徘徊墟墓间	18
第五节 江淹：闺芜日夜深	28
第六节 先唐其他诗人的悼亡诗	33
孙 楚 沈 约 庾 信 薛德音	
第二章 唐代悼亡诗	41
第一节 唐代悼亡诗简论	41
第二节 韦应物：斯人既已矣	46
第三节 元稹：贫贱夫妻百事哀	60
第四节 李商隐：空闻子夜鬼悲歌	74
第五节 韦庄：丁香空解结同心	88
第六节 唐代其他诗人的悼亡诗	95
唐 暄 孟 郊 刘禹锡 赵 嘏 王 涣	

第三章 北宋悼亡诗	106
第一节 宋代悼亡诗简论	106
第二节 梅尧臣：窗冷孤萤入	109
第三节 苏轼：十年生死两茫茫	122
第四节 张耒：一寸愁心万事伤	135
第五节 贺铸：头白鸳鸯失伴飞	141
第六节 北宋其他诗人的悼亡诗	147
欧阳修 王安石 陆 佃 谢 迈	
第四章 南宋悼亡诗	158
第一节 王十朋：数行老泪湿烟霞	158
第二节 陆游：梦断香销四十年	167
第三节 戴复古：千里归来赋悼亡	174
第四节 刘克庄：箫声一去无消息	178
第五节 吴文英：松月谁怜一鹤栖	187
第六节 南宋其他诗人的悼亡诗	193
李元膺 朱敦儒 周紫芝 姜特立 王 炎	
第五章 金元悼亡诗	203
第一节 金元悼亡诗简论	203
第二节 金代悼亡诗	205
李俊民 杨宏道 秦略	
第三节 傅若金：伤心不忍读回文	210
第四节 元代前、中期悼亡诗	217
艾性夫 陈 深 魏 初 董寿民 张养浩	
揭傒斯 虞 集	
第五节 元代后期悼亡诗	227
朱德润 邓 雅 华幼武 丁鹤年	

第六章 明代前期悼亡诗	234
第一节 明代悼亡诗简论	234
第二节 于谦：梦回孤馆肠千结	237
第三节 邱濬：抚膺坐长叹	242
第四节 李濂：鰥夫恨何穷	249
第五节 李开先：愁多但觉鬓苍苍	258
第六节 明代前期其他诗人的悼亡诗	267
徐 贲 沈 周 张 泰 罗钦顺 唐 寅	
杨 慎	
第七章 明代后期悼亡诗	282
第一节 宋懋澄：魂销形失影	282
第二节 费元禄：露冷风林秋	288
第三节 沈德符：一度凭棺一泫然	294
第四节 王彦泓：泪寒鰥枕月来迟	302
第五节 马世奇：一度西风一泪痕	313
第六节 明代后期其他诗人的悼亡诗	318
余 翔 杨 巍 徐 渭 张居正 李 贽	
汤显祖 屠金枢 孙愚公 范应官	
第八章 清代前期悼亡诗	337
第一节 清代悼亡诗简论	337
第二节 吴嘉纪：麻巾尽血泪	340
第三节 王夫之：同心双骨埋荒草	344
第四节 王士禛：断肠方羨雉朝飞	351
第五节：纳兰性德：一片伤心画不成	368
第六节 曹亮武：罗裙翠袖埋荒草	383
第七节 清代前期其他诗人的悼亡诗	389

陈 确 吴伟业 顾炎武 蒲松龄 博尔都

第九章 清代中后期悼亡诗	404
第一节 厉鹗：破梦天鸡泪一双	404
第二节 赵翼：泪和残叶洒西风	410
第三节 毕沅：白日青天惨不高	414
第四节 洪亮吉：三十年来负汝多	427
第五节 清代中后期其他诗人的悼亡诗	436
陈祖范 吴敬梓 袁 枚 查 礼 郝懿行	
斌 良 龙启瑞	
主要参考书目	450
后 记	458

绪 论

何谓悼亡？顾名思义，应该是悼念死去的人。当今一些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依然作如是理解。但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悼亡实际上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即悼念已经去世的妻妾。前者是广义的悼亡概念，后者是狭义的悼亡概念。悼念已故妻妾的行为，在《诗经》中已经出现，但狭义悼亡概念的出现，却晚得多，大约在西晋潘岳的《悼亡诗》出现后，才正式形成。一旦狭义的悼亡概念约定俗成，得到文学家的认可，它就具有一个规定性，即不能随便将悼亡之题用于妻妾以外的其他人。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凡是以悼亡为题的文学作品，大多没有违反这一规定性。

在悼亡诗产生以来的两千余年中，它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总的说来，先秦两汉时期，悼亡诗发展速度极慢。魏晋南北朝时期，悼亡诗较此前有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潘岳、江淹等标志性诗人。初盛唐时期，由于特定的社会、文化等原因，悼亡诗完全消歇，甚至未能发现哪怕一位悼亡诗人。中晚唐的悼亡诗则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韦应物、元稹、李商隐等著名悼亡诗人，悼亡诗的数量也比以前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两宋是悼亡诗的繁荣阶段，不仅诗人、作品数量众多，而且大量运用词的形式进行悼亡，苏轼、贺铸、陆游等悼亡名家写出了若干流传千古的悼亡名作。金、元两代是中国古代文学的萧条时期，悼亡文学不很兴盛，但也出现了以傅若金为代表的一些悼亡诗人。明代是悼亡诗创作的旺盛时期，就作品数

量而言,相当于此前历代的总和。但是,明代没有出现像潘岳、元稹、苏轼、贺铸那样为后代公认的悼亡大家,这一方面是因为明代悼亡诗人创新不多,另一方面是因为后人对明代文学认识不够深入,评价不尽客观,如王彦泓的悼亡诗就足以厕身于历代悼亡名作而毫无愧色。清代悼亡诗与明代相比,不仅在诗人和作品的数量上远远超过,而且在创作成就上也高出甚多,出现了王夫之、纳兰性德、毕沅、洪亮吉等大家、名家。总的说来,从先秦到清代,悼亡诗由点滴之聚形成涓涓细流,进而汇成一条小河,流入文学的江海。

悼亡诗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内容上的共同特点。首先是写诗人自己的苦痛。妻子亡故后,丈夫因思念而深陷苦痛之中,这是悼亡诗着力表现的内容。《诗经·绿衣》云“心之忧矣,曷维其已”,潘岳《悼亡诗》云“寢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悲怀感物来,泣涕应情陨”,还只是一种抽象的心痛,而到了元稹的“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三遣悲怀》之三)及李商隐的“愁霖腹疾俱难遣,万里西风夜正长”(《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余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愁到天地翻,相看不相识”(《房中曲》)诸句,悲愁与伤痛则具体了很多。至于苏轼的“尘满面,鬓如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和张耒的“晓梳零乱发星星,病眼昏昏怯夜灯”(《悼亡九首》之四)等句,则不只神伤,兼及形惨。苦痛之诗多写泪,如江淹的“秋至捣罗纨,泪满未能开”(《悼室人》之五),庾信的“见月长垂泪,看花定敛眉”(《伤往》之一)、李商隐的“绕树无依月正高,邺城新泪溅云袍”(《壬申闰秋题赠乌鹄》)、刘克庄的“行到当时相送处,不知老泪自何来”(《石塘感旧》之二)、吴嘉纪的“繁火随悲翁,麻巾尽血泪”(《哭妻王氏》之十二)等,皆涕泪决澜、悲不可抑之语。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候丧妻之痛中还夹杂着人生失意的苦涩,故悼亡中亦不乏自伤的因素。总的说来,苦痛是丈夫在妻亡后最直接、最

深刻的感受，是悼亡诗着力表现的重要方面。

其次是写居处和墓地。汉武帝《落叶哀蝉曲》中所写的“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开创了悼亡诗中通过描写空房孤枕、残灯冷火等情境来渲染萧瑟衰飒之悲情气氛的先河。随后潘岳《悼亡诗》中所写的“辗转盼枕席，长簟竟床空。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进一步奠定了这一抒写模式的基础。经过韦应物、元稹等诗人的继承和发扬，通过对比写亡妻生前居处的冷落萧条，成为悼亡诗内容方面的一大传统。与活着时的居处相对应，亡妻长眠之地，也成为悼亡诗着笔甚多的内容。《诗经·葛生》所云的“葛生蒙楚，葳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首开端绪。后继者甚多，如孙楚《除妇服诗》所云的“礼制有叙，告除灵丘。临祠感痛，中心若抽”，贺铸《御街行·别东山》之所云“松门石路秋风扫，似不许，飞尘到”，是其中代表之作。有些描写可能是想象之词，如孟郊《悼亡》所云“朝云暮雨成古墟，萧萧野竹风吹亚”，苏轼《江城子》所云“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皆此类也。

第三是写遗物。睹物思人，是很自然的情感。《诗经·葛生》云“角枕粲兮，锦衾烂兮”，通过描写妻子留下的枕头和锦被的鲜亮，对比墓地的晦暗阴郁，物在人亡的伤痛之情，遂得到空前强烈的抒发。潘岳在其《悼亡诗》中写到“帟屏”、“翰墨”、“流芳”、“遗挂”等物事，扩大了所写遗物的范围。唐伯虎的《绮疏遗恨》则将亡妻遗物细化为砧杵、尺、刀、镜、针、机杼、蚕筐、绣床、灯擎、彩线等众多物事。总之，只要是遗物，物无大小，都容易引起怀想，令人伤感。令人感动的悼亡诗，几乎没有不写亡妻遗物的。

第四是写子女。这类内容在悼亡诗中出现较晚，韦应物是开风气者。他的《往富平伤怀》一诗中“今者掩筠扉，但闻童稚悲”句，已颇令人伤感，而《出还》中的“幼女复何知，时来庭下戏”则尤令人觉得心酸。梅尧臣妻谢氏死后，他写了《秀叔头虱》一诗，说孩子长

期没人照顾，头上长满了虱虱，乱蓬蓬的像蚕丛蚁穴。表面上是怜悯儿子，但深层考察，却是写悼亡之痛。再如马世奇的《春日感怀》之二云“寻常第一伤心处，稚女床前唤阿爷”，乃催人落泪之语。亡妻遗留下来的子女，是联系诗人与亡妻之间的重要纽带，借此来写对亡妻的思念，实为情理之中的事。

第五是写德行。先唐悼亡诗，基本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韦应物又是一个开风气者，他的数十首悼亡诗，使其有足够的篇幅，从不同的角度来写亡妻，所以德行之美得到了关注。元稹的悼亡诗则将写德行提到一个很高的地位，他的《三遣悲怀》中所云之“顾我无衣搜苧筐，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诸句，成为后来文人眼中和笔下的贤妻楷模。此后作悼亡诗者，多有沿袭此法，大书亡妻美德。古代妇女的善良、勤劳、贤淑等美德，确实值得赞扬。但真情流露的同时，也会出现一些做作之处。如王士禛为前后三位妻子都写了不少悼亡诗，每一位都写了很多美德，从温柔贤惠到大节大义，有明显的礼教性倾向。袁枚讥讽他浮言满纸，主要就是针对这一点。中国文化中的重“德”传统，从北宋以后，影响日深，悼亡诗的重德倾向，与此关系很大。

第六是写梦境。梦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睡眠时的一种心理活动，梦中的心理活动与人清醒时的心理活动一样，都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清醒时无法实现的某种愿望，常常在睡梦中得到满足。在悼亡诗中写梦境，江淹、沈约、韦应物等都作了尝试，但大规模地写这一内容的是元稹。他的《感梦》、《江陵三梦》、《梦井》、《梦成之》等专门以梦为题的悼亡诗，画面真切，情节完整，几与现实生活无异。梦境的凄凉，正是元稹现实生活中心情凄惶的折射。另一位多梦的悼亡诗人是梅尧臣，他以梦为题的悼亡诗，就有《来梦》、《梦感》、《棋涧昼梦》、《灵树铺夕梦》、《三月十四日汝州梦》、《丙戌五月二十二日昼寝梦亡妻谢氏同在江上早行忽逢岸次大山

遂往游陟予赋百余言述所睹物状及寤尚记句有共登云母山不得同宫处仿佛梦中意续以成篇》、《梦睹》等七首，占其悼亡诗总数的三分之一。随后苏轼、陆游、于谦、杨慎、徐渭、宋懋澄、王彦泓、王夫之、纳兰性德等悼亡名家，都大量写梦，故梦境逐渐成为悼亡诗习惯描写的内容之一。

悼亡诗的内容虽然可能涉及妻子生前和死后的诸多方面，但就历代诗人的创作情况来看，他们刻意表现的，大致不出以上六类内容。这导致中国古代两千余年的悼亡诗创作，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的模式化倾向，但高明的诗人以真情的注入，依然能写得各具面目，故不同时期皆有世所公认的悼亡大家。

悼亡诗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审美特征。首先是以情动人。悼亡诗写的是爱情和死亡，它们是文学母题的两个重要方面。夫妻之情是人类最永恒的情感之一。无论是安适、平和时的举案齐眉，还是坎坷、忧患中的相濡以沫，其中都不乏一种内在的、真挚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其他的天伦之情无法取代的。悼亡诗体现的夫妻之情，主要有四种。一是夫妻之间非常恩爱，妻子死后，丈夫思念不已，痛不欲生，甚至因伤悼致疾而亡。二是夫妻之间感情融洽，但因为过于年轻、阅历太浅，还不能真正理解夫妻之情。妻子的死，使丈夫受到强烈触动，并因此而成熟起来，为当年不懂珍惜伉俪之情而痛楚难当。三是夫妻感情比较平淡，甚至略有隔阂，妻子的死会导致丈夫良心发现，并因此而长久地自责、追悔。四是夫妻相伴终生，历经人生风雨，爱情更多表现为浓浓的亲情，妻子去世后，丈夫会因失去情感依托而万念俱灰。俗语云“一夜夫妻百日恩”，这并不是夸张，而是对夫妻之情的礼赞性诠释。悼亡诗怎样才能达到感动人心的效果呢？关键在于真诚。潘岳和元稹在历史上的名声都不算好，一个“望尘而拜”，一个刻薄忍情，但世人对他们的悼亡诗评价很高，主要是因为他们至少在悼念亡妻的时候，真情是发自内心的。苏轼、王彦泓、纳兰性德都不止

娶了一位妻子，世人依旧充分肯定他们的悼亡诗词，可见真情流露是不能装假的。相反，一些徒具悼亡之名或徒有悼亡形式的作品，因为缺乏真实的情感，无法取得以情动人的效果，最终被历史无情淘汰。

其次是哀伤之美。悼亡诗成功的关键是哀伤体验，当体验足够深刻的时候，悲情便自然而然、不可遏止地流露出来。有的表现为悼亡之初的长歌当哭，有的表现为久经积淀后的低吟浅唱，无论是强烈的爆发，还是舒缓的流淌，都能产生一种感人至深的哀伤之美。传统的贵生思想，对人的影响很大，死亡带来的存歿之感，让人痛惜生命的无常，并产生无尽的思念与怀想。中国诗歌中有一类别离诗，数量众多，以抒发感伤之情为主要特色，很让人感动。如王维的《渭城曲》云：“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此诗的感人之处，在于别离之悲，在于见期渺茫，在于远适异域，在于前途漫漫。可是，如果将此诗与悼亡诗相比，它的感伤又是浅层的。悼亡是永别，虽然也有神鬼之念，但终究没有什么凭据，没有任何把握，所谓阴间再见，只是一种自我安慰而已。在人们的想象中，泉台是一个黑暗、恐怖的地方，是孤独、凄凉的所在，亡妻黯然走向其地，必然把丈夫内心的所有哀怜、感伤、思念、缠绵等各种感情悉数调动出来，一吟一叹，遂别有一番哀伤、凄其之美。思念与怀想在经历一定岁月尘封后，如同陈年美酒，历久而弥笃，故往往产生别样的情调。如陆游对前妻唐氏的思念，长达五十年，痴心不改。晚年之作，虽洗尽铅华，而哀伤之美，却难以掩抑。人生在世，可能有多种哀伤，丧妻之痛尤为苦酷，形诸文字时亦别具情态，故哀伤之美理应是悼亡诗的重要特征。

第三是要眇宜修。这是细腻、幽微、精致之美。前面谈到悼亡诗善写亡妻生前所用之物，物无大小，皆能生情，此即细腻幽微之体现也。不仅是写物如此，抒情也不例外。夫妻之间，亲密无间，

细微之处，颇有难为外人道者。但夫妻情深而感觉敏锐的诗人，总能言他人所不能言者。如纳兰性德的《山花子》云：“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悔多情。又到断肠回首处，泪偷零。”这样幽微的情感体验，不见得每个人都有，即便有，要将其细细道出，洵非易事，非大手笔莫能为之。所谓精致，指悼亡诗写作精工巧妙，如贺铸《半死桐》一词中的“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一句，“清霜”与“白头”的相互映衬，形象而艺术地写出了失妻后的孤独和凄凉。“半死桐”之典，孟郊、张耒都用过，却不能像贺铸之词那样给人深刻的印象，原因就在于此。悼亡诗中的景色描写，最能体现要眇宜修的审美特质。如孟郊《悼亡》云：“山头明月夜增辉，增辉不照重泉下。”月色尽管明亮，其下之景致却给人朦胧凄迷之感，描写细致幽微，精巧绝伦。又如纳兰性德《蝶恋花》云：“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观察之细致，想象之独特，情感之真挚，描写之精巧，皆别具慧眼，出人意表。要眇宜修是一种阴柔美，与悼亡诗的气质天然相合，因而它是悼亡诗的又一审美特征。

如果细化，悼亡诗的审美特征，还可以从意象、修辞、语言等不同角度进行分析，然大致不出以情动人、哀伤之美、要眇宜修三个方面，故不再赘述。

悼念已故妻妾并不总是以悼亡为题，也有以“悼室人”、“伤往”、“悼内”等比“悼亡”更为显豁的题名来悼念已故妻妾的，这无疑更应该归入悼亡的行列。还有一类从题名根本看不出具体内容的作品，其内容实际上是悼念已故妻妾的，当然也应该归入悼亡之作。基于此，本书的悼亡诗，主要是指丈夫悼念去世妻妾的诗作。长期以来，女子悼夫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性质上与男子悼亡妻妾相类，这无疑也应该归属于悼亡之列。但是，妻妾悼夫之作除了数量上相对较少外，艺术成就大多也不能与夫悼妻妾之作相比；又因时间作，不具时代上的连续性，因此割爱，暂不论述。本书的写

作涵盖了部分悼亡词及少量悼亡曲,但鉴于词、曲为诗的特定形式以及本着书名简明扼要的宗旨,遂取广义的诗歌概念,笼统以《悼亡诗史》题之。

第一章 先唐悼亡诗

第一节 先唐悼亡诗简论

先唐悼亡诗的孕育与形成,经过了千余年的历史。《诗经》中的《邶风·绿衣》和《唐风·葛生》,是最早的悼亡诗。《诗经》数百篇,题材多样,悼亡诗由于数量太少,还不足以成为一种专门类型。但这两首诗出现的意义是不凡的,它们揭开了数千年悼亡诗创作的序幕。《诗经》开创的悼亡传统,在随后漫长的历史时期,似乎并没有得到多少响应,因为从《诗经》之后到汉武帝之前,尚未发现其他悼亡诗。可见,悼亡诗早期的孕育和发展,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汉武帝是悼亡诗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人物。悼亡诗创作中最重要的条件,是诗人本身重视夫妻之情而又能充分地表达这种情感。汉武帝对李夫人的依恋,见诸各种典籍,真情是毋庸置疑的。尤其重要的是,作为皇帝,他的思想超越于意识形态,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这是汉武帝不同于普通文人的地方。另外,作为一个天才的诗人,汉武帝的才情,也足以让他把悼亡诗写得风情摇曳。要把这诸多因素,加在一般文人身上,难度可想而知。这是汉武帝能够写出悼亡诗的大致原因,也是他前后各数百年无人创作悼亡诗的原因之一。

从汉武帝到孙楚、潘岳,近四百年的时间里,悼亡诗发展依然

缓慢。两汉时期，儒家思想的强力推行，使人的感情很受节制。“发乎情”渐渐被人遗忘，“止乎礼”却得到高度关注，不仅悼亡诗，而且一般吟咏情性之作，也销声匿迹。从东汉中后期起，儒家思想渐趋式微，人们又开始关注自身的情感，伴随着“人的觉醒”，文学也进入了自觉阶段。由于长期的压抑，要真正完全唤醒人的内心情性，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这个过程持续了数百年。男女之情的题材，从西汉中期到东汉中期近二百五十年的时间，文学上基本没有表现。东汉后期，张衡、蔡邕、秦嘉等人，开始抒写两性情怀，到建安时期更呈变本加厉之势。但是，这一时期的人们，多着眼于生的烦恼，而无意于死的伤痛。如秦嘉与徐淑夫妻之间若干赠答诗，曹丕写游子思妇的感离诗，都已触及了世积乱离与风衰俗怨，但直接写身边亲人的死亡与伤悼的，并不多见。值得注意的是，曹丕等建安文人在阮瑀死后，代其妻立言所作的《寡妇赋》，其中的悼亡之意颇为恳切，这距夫妻之悼已不太远。

应该说，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当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质变就发生了。西晋时期的孙楚和潘岳在相距不长的时间内，皆有哀悼亡妻的诗作出现，这是东汉末年以来文学逐步内转写心的必然结果。人伦之中，最私昵的关系莫过于夫妻，夫妻之情形诸文字，足见文学表现走向深入。七情之中，最令人黯然神伤者莫过于悲情，而死别乃悲之甚者，夫妻之别乃其中尤为甚者。故孙、潘二人的悼亡诗，在中国悼亡诗史上意义重大。尤其是潘岳，他的若干悼亡诗最终确立了悼亡诗的体制，使“悼亡”在广义之外，特别形成了一个狭义概念，为千古以来的悼亡诗人普遍认同。

南朝时期，悼亡之风颇盛。《宋书·后妃传》云宋文帝袁皇后死，诏颜延之作哀册文，文甚哀而丽，既奏，上自益“抚存悼亡，感今怀昔”八字以致其意。宋文帝本有才华，虽未作悼亡诗，但悼亡之意已在。《南史·崔祖思传》附《崔元祖传》：“元祖有学行，好属文，